

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六亿五千万中的一个。

——溥仪

4月18日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由北京植物园与中科院植物园组成,优美的园林里留下了许多名人到访的足迹,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更是在北京植物园工作过整整一年。1960年初,特赦后的溥仪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这是周恩来向溥仪征询意见后,根据其兴趣爱好、自身情况而特地选择的。

2月14日元宵节刚过,溥仪先行来园参观,他很满意这所中国最大植物园的环境。正式报到是两天之后,植物园主任俞德浚和办公室主任奚斌向他表示欢迎。溥仪要求“马上参加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俞德浚则安排溥仪先熟悉周围情况。溥仪的住所是园内一间18平米的房间,与工友刘宝善、刘宝安同住。溥仪参观了园圃和温室,向正在劳动的植物园工人师傅了解情况,大家热情耐心地作了解答。



2月18日,俞德浚、奚斌二位主任召开全园座谈会,向各组组长介绍溥仪。溥仪被分配到组长吴应祥、孙可群负责的温室工作,上午劳动,下午政治、业务学习。他学习的教材共有四种,分别是政府发给的《毛泽东选集》和园方提供的《植物学基础知识》《植物园工作手册》与《华北习见观赏植物》第一集。

其中《植物园工作手册》的作者是植物专家、植物园专家俞德浚(1908-1986),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师承“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之后成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成员。1947-1950年,俞德浚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和爱丁堡植物园进修,随即回国效力。溥仪认真学习了这部著作,并在1960年的日记中摘抄了几近全

书的内容。

在学习植物知识的同时,溥仪开始了温室的劳动。先是到植物园东侧的大温室,溥仪的主要工作是为植物浇水(见图)和打扫卫生,大家帮助毫无工作经验的溥仪掌握了浇花的技术要领。一个月后,溥仪转到扦插繁殖温室,他先后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熟练完成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的四季海棠等植物的移栽工作。再过了三个月,溥仪来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这时又学会了修剪花卉的技术,他曾对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等植物进行过剪枝,还完成了盆子花的上盆,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仙客来的换盆,龙牙花的嫁接等工作。溥仪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曾亲手制作过一大本植物叶片标本,并标注了科属、产地、属性和特征。

溥仪“常常感到不如别人,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益处极大”,很“喜欢这个环境……平生第一次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是)在这里每天愉快的劳动和学习”。

除此之外,溥仪加入了挖蛹小组,

积极参与1960年3月的植物园春季爱国卫生运动。9月,溥仪主动申请加入人民兵训练。冬季,经过逐级咨询,总理办公室回复“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权”,溥仪又参加了人民选举。11月26日,他拿到了写有“爱新觉罗·溥仪”名字的选民证,溥仪特意换上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郑重地把选票投进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南辛村选举点的红色票箱里。

溥仪在植物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加外事活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建议下,外国朋友和作家、记者们纷纷前来了解这位前皇帝的思想改造情况。1960年10月29日,溥仪会见埃德加·斯诺。斯诺笑着和他开玩笑:“你是皇帝,我给你磕头。”溥仪回答:“过去的我已然死了,现在我是中国的新劳动人民。”溥仪告诉斯诺,自己原本身体极坏,走一二里地就喘得缓不过气。如今能整天走路或劳动,感到真正年轻了。

溥仪对植物园感情深厚,称之为自己的“第二个家”。之后溥仪调动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但仍旧每周回一次植物园“娘家”。他很尊重园方的工作人员,并与俞德浚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3年至1967年的溥仪日记里,留有十五处彼此探望的记录。(摘自4月24日澎湃新闻 徐自豪文)

(上接第1版)他与妻子骑着共享单车游历古老街巷(见1版右图,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感受寺庙的神秘,品尝蒙餐的美味。他完全无法想象,近百年前这些美丽的街巷竟是“人间炼狱”。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穆勒决定留在中国,而不是返回德国。他表示,这是正确的决定。在他家乡德国巴伐利亚州美因河畔的村庄里,很多人都得过新冠肺炎,而他在内蒙古非常安全。中国严格而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使数亿人避免被感染。

就像穆勒看到的一样,自成立之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内蒙古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外国朋友能直观感受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还体现在能源产业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农牧业产业发展方式等方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内蒙古发展的方向。

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内蒙古,经常让那些原本打算到这里感受以蒙古包为代表的传统草原生活的人感到既“失望”又吃惊。因此,在内蒙古生活了五年的英国人科尔特·麦卡尔德时常制作短视频,为人们揭秘当下真实的内蒙古。

“不仅是对于外国人,对于不少中国南方人来说,内蒙古也是一个被‘误解’最深的地区。内蒙古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这种独特性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落后、偏僻。”麦卡尔德说,内蒙古不全是苍茫的大草原,这里的城市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高楼林立、街道纵横,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去其他省市也非常方便。可以说,内蒙古的每座城市都是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缩影。

多元文化散发魅力

来自东南亚的音乐人大山来内蒙古生活两年后,深深爱上蒙古族传统乐器和音乐。以前他在创作中喜欢用大提琴,来到内蒙古后,他将作品中很多需要用大提琴演奏的部分,改用马头琴演奏。

“马头琴有恰到好处的忧伤感,触动人的心灵,特别适合我的创作风格,如果早点知道这个乐器就好了。”大山在中央

音乐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学习音乐创作,毕业后与女朋友一起来到内蒙古生活,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长调、潮尔、马头琴、蒙古鼓……大山对内蒙古的特色音乐和乐器如数家珍,还给自己的架子鼓系上蓝色的哈达。他喜欢去草原采风、与少数民族音乐人切磋,爱喝蒙古族传统奶茶。

大山以前接触的多是西方音乐和文化,来到内蒙古后,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汉族、蒙古族、回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习俗,但在同一座城市中,这些特色文化又融合得如此和谐。蒙餐馆里挤满各民族的人,迷恋回族美食的不只有回族人,各民族之间交流都用国家通用语……在多民族混居的内蒙古,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民族之间相互欣赏、学习。

这给大山提供了创作灵感。他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他可以围绕内蒙古多元文化创作一部音乐剧。“有如此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服饰,拍摄出来肯定会非常美。”

在内蒙古,不仅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也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麦卡尔德就喜欢购买各种有内蒙古民族元素的T恤、衬衫或棒球服。美式复古风格与草原游牧元素的碰撞、街头潮流风格与民族传统风格的结合……内蒙古少数民族元素潮牌服饰特别受到他的青睐。即使离开内蒙古,他也喜欢常年穿着这些从呼和浩特市大街小巷淘来的衣服。

对于外媒恶意指责中国“抹杀”少数民族文化的言论,麦卡尔德感到非常气愤。他经常拍摄有关内蒙古多元文化的短视频发布在海外媒体上,反驳这些言论。

“让我克服内蒙古异常寒冷的天气、坚持在这里生活5年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丰富且多元的文化。”他说,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在这里,人们能同时感受到汉族、蒙古族、回族的文化,也能同时看到寺庙、清真寺和教堂,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摘自4月28日《参考消息》殷耀 勿日汗等文)

侘寂之美是出口转内销?

作为近几年来最为火爆的装修风格,侘寂风在90后、00后群体中热度居高不下,成为年轻人最爱的潮流风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消费理念降温,侘寂也逐渐成为年轻人追随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低欲时代下的极简生活,倡导在最朴素的温暖中回归生活的本意。

侘寂(わびさび/wabi-sabi)是日本美学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指的是朴素又安静的事物。但细究起来,侘寂与中国的古典诗意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侘”字最开始为茶道专用字,《禅茶录》讲:“侘者,物不足。”南宋时期,两次留宋的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了日本,还带回了中国的茶树种子、制茶技术以及饮茶技巧等,可谓日本的“玄奘”。茶道在日本由禅宗大师与僧侣们所发扬,被富有的贵族采用,他们精心建造茶室,使用从中国进口而来的华贵茶具。

然而,在16世纪,茶道大师千利休提出了一种新的茶道方式,使之可以在小的茶屋中进行,茶具也是本地的工匠所做。这种茶道仪式征服了不富裕的民众,成为著名的侘茶道。

千利休先后担任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茶头(茶道侍从)。丰臣秀吉生性凶恶,却极爱茶,听说千利休的院子里种满了牵牛花,十分壮观,就打算来千利休家里喝茶赏花。

第二天,丰臣秀吉高高兴兴来到千利休家,见篱笆上光秃秃,一朵牵牛花也没有了。他怒冲冲地来到室内打算问千利休的罪,一进内室他就惊呆了。只见暗淡的室内壁龛上,放着一个小巧的净色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枝洁白的牵牛花,花瓣娇嫩,露水还盈在花心。千利休为了独显这一枝洁白的牵牛花,不惜剪掉了满园的花朵。这朵花确实震撼了丰臣秀吉,他坐下来,品茶、赏花,心逐渐安静。



[南宋]牧溪《莲燕图》



侘寂风装饰

在狭小的空间喝茶,本身就是一场修行,空间上的局限,让外界的一切欲望止步,千利休摒弃的不仅是繁琐,还有心中的杂念。千利休死的那年,日本茶道正式被确立,茶道的侘之美完成了发展之路。

“寂”字,在日本的古书《徒然草》中用来表达年代久远的书册散发出的古旧气味,是一种对古旧之美的欣赏。

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寂这个概念在俳句的世界中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俳人莺立在《芭蕉叶舟》一书中认为:句以“寂”为佳。那种时间的沉淀与生命留白的句子,成为俳句的主流,即为“寂”。

寂,代表了日本的俳句,而俳句的精髓化自唐诗。因为早在幕府时代,唐诗就开始在日本僧侣寺庙大肆流行,这些人的品位淡然悠远,富有禅意,于是一大批意境唯美空寂的唐诗进入了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唐诗是张继的《枫桥夜泊》。

除了唐诗,中国水墨画也大量输入到了日本。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是宋代僧人牧溪的画,空、静,烟云氤氲的感觉,与唐诗十分相近。

道教以及禅宗,结合唐诗与水墨画,构成了一种大量留白、极简又苍凉的美学氛围,正是侘寂风的源头。

(摘自4月19日《北京青年报》月满天文)